

中美关系中的石油因素

舒先林, 朱开元, 常 城

(武汉工程大学 政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作为当今世界两个头号石油消费大国——美国和中国, 在新世纪对海外石油的依赖仍然居高不下。美国在国际石油领域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 美国的因素已成为中国实施石油安全战略最重要的国际环境, 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解决必然受中美关系大局及双方石油互动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 中美关系; 石油安全; 竞争; 合作; 战略思考

[中图分类号] F4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6)04-0006-(06)

进入21世纪, 美国与中国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消费国, 它们的对外石油战略、各自石油公司在国际石油领域的活动及其互动关系, 不仅引起了对方的密切关注和担忧, 也日益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多种迹象似乎表明,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对中国在诸多方面正在上升的实力感到不安”, 而“中国政府则视美国为其能源安全的主要威胁。”^[1] 因此, 准确认识中美石油安全现状以及石油安全观念和战略的差异, 把握双方国际石油互动特征, 妥善处理两国在石油领域的双边关系, 对于中国采取积极务实的石油安全战略, 稳固国家经济安全的能源基础, 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美国在国际石油领域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

今天, 世界主要大国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石油安全问题。1948年美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 对海外石油的依赖有增无减; 而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 也不断加大了对国际油气产品的进口量。中美两国先后进入世界石油进口和消费大国行列后, 石油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出来。目前, 作为石油净进口大国的中美两国的石油进口来源地高度交叉甚至重叠。比如, 中美两国从中东所进口的石油比重

都很大, 近年来均超过各自进口总量的50%。在这个背景下, 中美两国必然会在世界油气资源富集地区寻求石油供应并发生互动关系, 尽管这种关系包含着协商和合作的一面, 但是, 美国却更多地视之为战略竞争关系。之所以会如此, 是因为石油具有一些其他商品不可能同时具备的特殊属性: 经济性、政治性、安全性、战略性。美国企图以绝对控制世界石油资源富集地区和左右石油价格的霸权战略, 钳制中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和国际影响力, 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

美国两位专门研究石油的学者公开宣称, 中美将会因为石油而发生对抗。他们推论道: “经济增长同利用能源之间的关系准确地说明, 我们为何能设想以下观点: 从总的趋势来看, 中国和太平洋地区将对未来的能源产生支配性的影响, 甚至会在获取中东石油资源方面, 与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竞争和对抗。”^[2]^[4] 在2005年6月的听证会上,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执行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曾就中国崛起将对美国经济和安全的影响进行了陈述, 并对中国的能源发展战略提出了疑问, 他说, 未来中国的能源需求将会非常巨大, 问题是, 他们(中国)到底是在寻求发展能源还是在寻求把能源从市场上拿走

[收稿日期] 2006-03-06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国石油安全国际环境和战略研究”(2006y19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舒先林(1963-), 男, 湖北荆州人, 武汉工程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主要从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能源问题与石油安全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的途径。而在 2005 年 7 月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召开的主题为“中国和印度的能源趋势:对美国的影响”听证会上,美国斯坦福大学地球物理学家阿莫斯努尔认为,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将会导致全球冲突。1991 年的海湾战争,“9·11”恐怖袭击以及现在的伊拉克战争与正在积聚的美国与中国可能的石油冲突相比都将黯然失色。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前执行助理国务卿施理华也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寻求能源的战略已经给美国政策造成了负面影响。他认为中国通过购买石油等举动继续支持德黑兰政权;而在委内瑞拉,查韦斯一直不遗余力地在西半球传播反美主义,而“中国却给了查韦斯维持他这种努力所迫切需要的东西,这就是减少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3]诸如此类的说法提出了一些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即能源是否在让中美在亚太地区真正地走向冲突?

出于控制石油战略资源和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美国国内总有一部分人将中国正常国际石油商业行为过分“政治化”,并鼓吹中美两国将为石油而发生冲突乃至战争。在美国的鼓噪下,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如日本)也认为中国未来大量进口石油将引起世界石油市场的混乱,为了维护石油安全,中国可能采取军事手段,从而威胁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主任盖尔·勒夫特直截了当地在文章标题上使用了“美中两国将为石油而发生冲突”。他写道:在美国专注反恐战争之时,下一场世界大战的种子可能正在悄悄萌发。在分析了中国近年来石油对外依赖增加和中国未来汽车数量将超过美国的情况之后,他推论说,依赖石油就意味着依赖中东,中国会为了石油而与一些“支持恐怖活动的政府”加强联系,甚至向伊朗和叙利亚等国提供技术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部件及其投射系统。他在指责那些对中美在国际石油领域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地区稳定的“持乐观态度的人”之后断言:历史证明,结果是相反的。超级大国在争夺稀缺资源时很难共存。勒夫特的结论是,中美两国将为中东石油发生冲突,因为“在这个爆炸性的复杂地区无法容纳两个不仅争夺石油、而且争夺其人民的支持、思想倾向和忠诚的大国。”最后,他关于中美避免中东石油冲突的建议倒是很干脆——“向中国人指出避开石油对双方都有益”,中国应继续以煤为主要能源,或者转向其他能源。^[4]勒夫特的言论正好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那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也正是对美国石油战略霸权本质一个极好的注解。可见,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石油可能成为

另一个重大的、可能影响到双边或多边关系的不确定性因素。

二、美国石油霸权战略对中国石油安全的影响和制约

中美两国现在和未来在世界石油富集区的战略竞争关系、乃至可能发生的冲突关系,都是基于两国不同石油安全观的结果。

美国的石油安全观是一种“自我安全”的绝对安全观,石油安全战略实质上是一种石油霸权战略,其理论基础就是“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是在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国际公共产品”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认为,国际霸权体系与国际秩序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一个强大并且有霸权实力的行为体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公益的实现,也有助于弱小国家搭上“国际公共产品”的“便车”而获益;相反,在不存在霸权国的情况下,国际秩序将是混乱无序的和不稳定的;过去的英国、现在的美国就是这样的霸权国。霸权稳定论似是而非,即使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它存在重大缺陷。^[5]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强权政治理论,也就是列宁早就指出过的帝国主义政策。

冷战后,美国力图建立“美利坚治下和平”。与此相适应,美国的石油安全战略也是在其“霸权稳定”下的对外政策。美国的对外石油战略本质上是一种霸权战略——它在全世界争夺油气资源,通过经济、政治、外交手段,特别是不惜以发动战争为代价来控制“世界石油心脏地带”,左右世界石油市场和石油价格,推行以中东为圆心的全球油气地缘战略,维护美国庞大经济、军事机器的石油需求和垄断资本家的利润,并以石油为战略工具,企图抑制世界其他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崛起,为实现美国独霸全球的梦想铺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中东石油霸权和强权政治又攀升了一个新的高度,它继续宣扬单极霸权格局有利于世界稳定,极力阻止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相对于美国的石油霸权战略而言,中国石油安全战略完全是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服务的。中国的石油安全观则是一种“集体安全”式的相对安全观,石油安全战略实质上是一种和平共赢战略,其理论基础就是“和平发展”理论。

所谓“和平发展”,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兴大国,通过和平方式取得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资源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的石油国际战略就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合理、

互惠互利的商业化原则与海外产油国发展油气合作和贸易关系。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包括石油领域的霸权主义,主张产油国主权、资源及其石油政策的独立,支持发展中产油国维护经济和政治权益的斗争。中国“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得到了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也同样为不少产油国所欢迎,但是,美国却表示担心和难以容忍,继续奉行“遏制加接触”的对华政策。赖斯认为:“对美国来说,在遏制中国的权力与安全野心的同时,通过经济往来促进中国国内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合作是要进行的,但当两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美国决不应害怕与中国对抗。”^[6]美国芝加哥政治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米尔斯海默宣称,中国根本不可能和平崛起,美国也绝对不会容许中国以任何方式崛起。他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会把美国赶出亚洲,就像当年美国要把其他强国赶出美洲一样”,而且总有一天“中国会有自己的门罗主义”。^[7]显然,在中美石油互动关系这对矛盾中,美国处于主导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美国石油霸权稳定观导致中国石油安全的国际环境并不宽松。从一定程度上说,美国石油霸权战略是中国以和平手段和商业原则合理获取海外石油供应的最大制约因素。

首先,美国霸权因素极力将中国排斥在世界“石油心脏地带”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通过经济、外交,特别是四次高科技局部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控制了除俄罗斯、南美以外的世界石油资源核心地区。如果说海湾战争是为石油战略利益而战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则是新世纪美国为稳固受到世界其他大国挑战的中东石油霸主地位;^[8]而在新旧世纪之交的短短3年内,美国以避免“人道主义危机”和“反恐”为由先后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其背后也隐藏着石油战略企图。^[9]今天看来,尽管这两场战争有着不同的理由和不尽一致的意图,但都隐藏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依靠军事力量进行油气地缘政治扩张,控制中亚通往西欧和印度洋的石油运输战略通道,阻隔通向中国和俄罗斯的石油连接战略要道,以实现美国新的石油霸权战略。

其次,美国试图影响或操纵油价以遏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美国已经控制着世界上60%以上的石油资源,并在冷战后牢牢控制着世界石油价格50%以上的话语权,能够极大影响和左右世界石油价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控制和影响下的国际石油价格往往成为其争霸和称霸世界的战略工

具。“石油一直被美国作为赢得冷战的一件武器”,“里根当局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低油价政策,导致了苏联的瓦解。”^{[2]100}在迈入21世纪之时,连美国有关石油专家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也承认,是美国主导的过低的石油价格战略以及“星球大战”竞赛,共同完成了苏联解体的任务。2002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持续高涨局势出现后,美国借机把油价上涨的责任推向中国。一方面,一些美国政客和学者不但大肆渲染“中国石油饿虎论”,声称中国大量进口石油拉动了油价上涨,有意回避伊拉克战争引发的更加动荡的中东局势、美国国内石油储备不断增加和国际石油投机活动增多等因素对石油价格的影响,回避布什政府为维护石油财团利益而放纵石油价格上涨的事实,反而将中国正常的石油进口贸易政治化,声称中国应该减少石油消费,否则“美中两国将为石油而发生冲突”。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在抑止油价方面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面对不断飙升的石油价格,布什政府一不谴责欧美金融资本在石油期货上面的炒作行为,二不动用石油储备,反而放出不排除武力解决另一个中东石油大国伊朗的风声,导致国际油价在政治因素影响下一路攀升。过去,国际石油价格的长期低迷曾经加速了苏联的解体,^[10]今天,要特别警惕持续走高的油价背后打压中国的战略企图。

第三,美国势力还常常对中国石油企业正常的商业活动加以政治阻挠和干涉。在沙特,近年来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合作渐入佳境,但美国却说什么中沙合作发生在“美国与沙特的关系恰好处于高度紧张的时候”^[11],将动摇其与沙特的长期战略盟友关系,它对此不仅高度戒备,而且极力阻止。由于目前美欧等西方石油公司大多控制了全球优质石油资源的投资与开发,中国石油企业不得不转向与美国关系不佳或政局不太稳定的国家,但却遭美国打压。如2004年初伊朗官方在全世界范围招标16个油田的开发权,正当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SINOPEC)准备参加竞标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却以此事将影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为由,要求SINOPEC退出竞标。在苏丹,2004年美国以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种族屠杀为由,企图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制裁苏丹,以此削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在苏丹的地位。但由于中国的反对和俄罗斯、巴基斯坦、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和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对中国的支持,美国的企图遭挫败。美国还力图通过加大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援助以换取其放弃中哈石油管道计划、阻止世界银行和欧洲银行等国

际金融机构向该项目贷款等手段,企图扼杀中哈石油管道合作项目。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曾因成本和供油量考虑而一度搁置的“中哈线”,终于在2004年9月28日破土动工。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对美国优尼科公司的收购因美国政府的政治干涉而搁浅。CNOOC曾宣布总价185亿美元的价格并购美国加州的优尼科公司,该竞价比美国雪佛龙公司160亿美元加股票的开价显然更具有商业价值。但是,在发出收购优尼科公司的要约后,美国政界立即强烈反对CNOOC的收购,部分国会议员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对中国公司可能进行的收购展开彻底调查。CNOOC对此次商业收购活动的放弃,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西方主流媒体普遍认为是美国政治干涉的结果。

第四,美国存有控制中国海上石油运输生命线的企图。美国牢牢控制着太平洋、印度洋和全球海洋运输要道。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基本上控制了中东石油及其输出的战略通道。而中国不仅50%的进口石油来自中东地区,而且主要是租借别国油船通过海上长途运输到国内的,其间必须经过多个美国控制或影响下的石油运输“咽喉口”,一旦中美关系恶化,或者借口维护其“霸权”统治下的世界“和平”而遏制中国崛起的强劲势头占上风,美国极有可能利用所建立的石油霸权体系和对石油运输通道的影响来限制石油运往中国。在极端的情况下,中国可能基本上得不到中东石油。新加坡东南亚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理查森分析道:“目前,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约80%是通过东南亚水道——主要是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从中东和西非地区运来的。取道这些又窄又浅且交通日益阻塞的海峡运输石油,有可能因为事故、恐怖袭击或中美两国围绕台湾问题发生的敌对行动而中断。”^[12]

美国打压中国的石油战略不仅对中国和平石油安全观构成了极大的影响和威胁,也可能严重影响中美关系大局,甚至影响世界石油格局和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因此,如何看待中美两国在国际石油领域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从战略上进行思考和解决。

三、对中美关系背景下中国石油安全的几点战略思考

中国石油安全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内外环境以及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一系列问题。这里且不谈解决石油安全问题的国内具体措施和长远规划,只是从与美国因素有关的国际环

境进行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因素已成为中国实施石油安全战略最重要的国际环境,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解决必然受中美关系大局及双方石油互动关系的影响。

(一)把握中美关系大局,构建竞争下合作的石油安全“双赢”新模式

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基本上是属于曲折波动、摇摆发展的不稳定态势之中。“对抗与合作并存、对抗多于合作是中美关系这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发生互动作用的主要体现。”^{[13]268}这或许就是中美关系现在的基本格局,也可能是未来双边关系发展的主要走势。概括地说,中美关系具有两面性——战略竞争性和战略合作性。但是,“无论是合作还是竞争,美国在中美关系中都居于主导地位”,^{[13]281}是中美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关系大局基本上决定着中美石油关系的性质和基本走向。据此看来,中美国际石油关系也主要是一种矛盾性的双重关系——事实上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朝竞争甚至恶性竞争方向发展,这是一种“零和”关系,如果进一步滑到对抗和冲突的极端,则是两败俱伤的“负面”关系;如果它走向合作一侧,或者说达到一种竞争下的合作,这种关系可能是一种较为稳定的、良性的、“非零和”的双赢关系。因此,竞争下的合作是未来中美两国石油安全的双赢战略。

对中国来说,美国的“一超”是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而对美国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是无法遏制的趋势。中美要避免“零和游戏”,就必须致力于合作和协调。在21世纪上半叶,综合国力的竞争应该是良性互动,双方只有实现积极有效的合作或竞争下的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受益的“双赢”局面。这种局面会进一步促进中美海外石油竞争与合作的协调发展,为两国石油安全创造有利的地缘政治经济条件。目前,对中美双方来说,问题已不是在国际石油领域双方是否应该合作和能否合作,而是怎样有效合作。

应指出的是,中美石油合作的核心是避免走向对抗和冲突。国内有学者认为,由于世界石油资源的有限性,中国的日益崛起及其对石油需求的扩大,必然与美国展开地缘政治斗争,加之两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不同,可能“使地缘政治的争夺变成导致冲突和摩擦的‘热战’,使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在安全链的各个层次上都可能受到美国政治和军事的严重威胁。”^[14]而许多美国人基于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由中美冲突推论中美石油冲突。

在西方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短期内,中美关系不可能恶化;但是从长远观点来看,两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极可能因为未曾预料到的灾难性事件而增强”。^[15]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后起国家为了争夺资源、市场、势力范围,会通过战争向霸权国家发起挑战。这一理论至今仍然有很大市场。事实上,中国因石油问题而介入国际社会,并不触动美国海外石油利益。中国不会主动去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更没有能力对美国世界石油霸权进行“体系的变更”。尽管参与石油竞争,但事实证明,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是一支稳定的力量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基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中国不仅在国际石油局势和价格水平的长期稳定方面不会与美国的经济与战略利益发生冲突,而且对于任何能够促进世界石油安全的建议或协作,中国都会积极支持、参与和合作。

总之,中美在石油关系问题上,和则两利,合则双赢;斗则俱伤,战则两败。因此,避免中美石油冲突,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务实的政策策略,构建中美石油合作良性发展之路。美国是中美石油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正视“中国的崛起是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挡的”,^[16]应以更加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处理与中国在国际石油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二)理顺与世界主要能源组织的关系,倡导建立世界石油集体安全新秩序

确保石油安全客观上要求中国加强与有关世界性的石油输出和消费组织,特别是与国际能源结构(IEA)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交流和合作。中国与美国应该在 IEA 中加强双边和多边交流、协调与合作,共同参与有关石油安全规则的制订和修改。经过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组建了 IEA,它们在 IEA 中有着一套较为完善的石油风险共担机制。像加入 WTO 一样,中国也应该加强与 IEA 的交流和合作,甚至考虑加入进去。中国还应该积极加强与 OPEC 等国际石油组织的沟通和联系。作为全球石油消费第二大国,中国在世界石油市场上的作用日益受到 OPEC 等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重视,因此,中国不仅要与相关的能源输出国建立起更密切的双边联系,而且也应加强与 OPEC 等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直接对话和讨论,表达中国能源政策的立场和关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石油市场规则的制订或修改。中美关系视野中的中国石油安全问题与这两个重要国际性能源组织存在着必然联系,实现中国石油安全战略必须处理好与它们

的关系。

日益和平崛起的中国,正在融入全球化大潮之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该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当今世界,石油安全并非一国或少数国家的安全问题,也不仅仅是石油输出国或者石油消费国的问题,实际上,它是所有与石油进出口有关国家的安全问题,既包括产油国的需求安全,也包括消费国的供应安全。它只能建立在各国石油相对安全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少数国家石油绝对安全的霸权体系中。从经济和人口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来衡量,中国所消费的石油并不多,有权公平合理地获取世界石油资源。尽管中国应尽可能避免与美国中东石油霸权发生正面冲突,不主动挑战美国的石油霸主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中国必须回避世界石油;中国与美国发展石油合作关系,虽然不是动摇美国的石油霸权体系,但是并非表明中国不应该参与对现存不合理石油秩序的变革;中国承认美国对中东等地石油的支配权,但是,也不能屈服于霸权主义的威胁,要反对个别国家为了自身的绝对石油安全和以石油为工具遏制他国的石油霸权,支持产油国维护石油主权的斗争,提倡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油气竞争与合作,共同致力于国际石油集体安全新秩序的建立。

(三)实施石油安全的多元化战略,以分散集中开发和过度竞争带来的风险

世界上各主要石油消费大国的经验表明,海外石油多元化供应是化解进口石油风险的有效途径。一是海外石油投资地域的多元化。近期和未来一段较长时期内,中国石油海外投资多元化的目标市场应主要确立在几个重点区域:中东地区、中亚-俄罗斯地区、非洲和南美地区。^[17]这几个地区同时也是我国石油进口多元化的来源地。二是石油进口来源地多元化。为了减轻中国过度依赖中东石油的压力,应扩大从非洲、中亚、俄罗斯、欧洲和南美等地的进口比重。三是石油贸易方式多元化和进口石油品种多元化。中国从海外进口石油的贸易方式,要摆脱目前对现货采购贸易方式的过度依赖,逐步实现由现货采购为主向长期合同贸易方式的转变。同时,为了规避石油贸易风险,在石油国际化经营中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还应实现进口石油品种的多元化。除主要进口原油外,还应进口一些国内市场较为短缺的油品,如燃料油等。

(四)努力构建海外找油的“硬件”条件,确保和平发展的石油利益不受侵犯

为了确保和平发展所需的海外石油资源,中国

必须构建海外找油的基本“硬件”条件,以确保“出得去”、“运得回”、“保得住”。首先,要打造现代石油跨国集团,确保“出得去”。从一定意义上说,从事跨国经营的石油企业是进入国际石油市场的中坚力量。没有一流的跨国石油企业,就无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石油市场获胜,也就难以保证海外石油供应的安全性。将中国三大石油公司打造成为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跨国集团公司,是实施中国石油安全战略的重要环节。

其次,要构筑石油运输战略通道,确保“运得回”。在国际市场上,石油运输的方式也是多元化的:既有油轮运输,也有铁道运输,还有管道运输。当今全球 3/5 的石油贸易量是通过油轮从海上运输的,剩下的大部分是通过管道运输的。^[18]目前中国大部分进口石油是通过海上油轮运输的,一小部分是通过铁道运输的,几乎没有管道运输。由于没有自己的现代化油轮船队,加上海上运输安全隐患大,目前中国石油运输的安全性较低。基于上述对进口石油运输安全问题的分析,中国构筑从海外进口石油的运输安全通道的努力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实施多元化的运输通道,基本思路是,在稳定海上运输主导地位 and 加大铁道运输努力的同时,重点拓展新的运输通道,特别是管道运输。目前,主要是加快中哈管道建设,确保按时运送石油;力争从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石油建设一条管道(或支线)到中国。当然,对于正处于构想或论证中的“泰国管道项目”、“泰国克拉地峡运河项目”和中国与缅甸、巴基斯坦等石油运输通道诸多项目,^[19-21]如果能够规避投资风险,也未尝不是中国石油运输安全战略通道的可能选择。二是提高海外石油运输的安全系数。

最后,适当发展海军力量以确保“保得住”。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欧美通过大量进口海外石油来确保国内能源安全的前提是它们拥有强大的制海权。目前,中国海军力量还不足以维护海上石油通道安全,过分依赖中东等地的石油资源和单一的海上运输方式,使得中国海外石油供应安全面临较大隐患。和平崛起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并非意味着当国家利益受损时,我们必须忍让和屈服。为了和平与公平地获取海外石油资源,中国必须加快海军建设,“特别是要加快已在筹建的航空母舰、新型核潜艇和护卫舰、驱逐舰、坦克登陆舰建设的步伐”。^[22]这些海军力量的建设对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的巨大海外利益可以进行实质性的保护。也就是说,即使在与他国发生冲突的最坏的情况下,也能对某些国家对中国的石油遏制进行“反遏制”,确保能源安全和

国家安全。

[参考文献]

- [1] David Lague. The quest for energy to grow[J].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20, 2002:15.
- [2] 迈克尔·埃克诺米迪斯, 罗纳德·奥力格尼, 等. 石油的色彩:世界最大产业的历史、金钱和政治[M]. 刘振武, 等译.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2002.
- [3] 王晋燕. 美国的“中国石油恐慌症”[J]. 环球, 2005(19):71.
- [4] 盖尔·勒夫特. 美中两国将为石油而发生冲突[N]. 洛杉矶时报, 2004-02-02(4).
- [5] 倪世雄, 等.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293-300.
- [6] 孔多丽萨·赖斯. 促进美国国家利益[J]. 张茂民, 译. 战略与管理, 2001(3):18.
- [7] 陈有为. 中国和平崛起, 美国怎么看? [N]. 联合早报, 2004-10-04.
- [8] 戴德锋, 舒先林. 石油开弓 一石五鸟:美国的中东石油战略目标剖析[J]. 中国石油企业, 2003(6):82-85.
- [9] 舒先林. 科索沃和阿富汗:美国争夺石油利益的战略通道[J]. 石油与化工技术经济, 2005(2):15-21.
- [10] 舒先林. 冷战时期美苏博弈中东石油及其现实启示[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6):48-52.
- [11] 盖尔·勒夫特, 安尼·科林. 中国与沙特的联系[J]. 评论, 2004(3).
- [12] 迈克尔·理查森. 北京亟须解决石油安全问题[N]. 南华早报, 2004-08-06.
- [13] 周柏林. 美国新霸权主义[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 [14] 吴磊. 中国石油安全[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287-290.
- [15] A. L. Friedberg. September and the future of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J]. Survival, Spring 2002:44-45.
- [16] 钱其琛. 外交十记[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412.
- [17] 舒先林, 李代福. 中国石油安全与企业跨国经营[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4(5):73-78.
- [18] 陆如泉, 傅阳朝. 影响全球石油贸易的七大运输“咽喉”[J]. 国际石油经济, 2003(10):16.
- [19] 王丰, 刘洪义, 李建华. 石油资源战[M]. 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2:266-269.
- [20] 陈志斌. 中国应如何开展海外石油战略[N]. 信报, 2004-08-30.
- [21] 李晨阳, 瞿建文, 吴磊. 破解马六甲困局之中国方案分析[N]. 参考消息, 2004-08-05.
- [22] 韦章尧. 中国保卫南海权益要有大智慧[J]. 镜报, 2004(7).

[责任编辑:张岩林]